

陈书

一
函
六
册

陳書卷十九

唐散騎常侍姚思廉撰

列傳第十三

沈炯

虞荔

弟寄

馬樞

沈炯字禮明吳興武康人也祖瑀梁尋陽太守父續王府記室參軍炯少有雋才爲當時所重釋褐王國常侍遷爲尚書左民侍郎出爲吳令侯景之難吳郡太守袁君正入援京師以炯監郡京城陷景將宋子仙據吳興遣使召炯委以書記之任炯固辭以疾子仙怒命斬之炯解衣將就戮礙於路間桑樹乃更牽往他所或遽救

之僅而獲免子仙愛其才終逼之令掌書記及子仙爲王僧辯所敗僧辯素聞其名於軍中購得之酬所獲者鐵錢十萬自是羽檄軍書皆出於炯及簡文遇害四方岳牧皆上表於江陵勸進僧辯令炯製表其文甚工當時莫有逮者高祖南下與僧辯會于白茅灣登壇設盟炯爲其文及侯景東奔至吳郡獲炯妻虞氏子行簡竝殺之炯弟攜其母逃而獲免侯景平梁元帝愍其妻子嬰戮特封原鄉縣侯邑五百戶僧辯爲司徒以炯爲從事中郎梁元帝徵爲給事黃門侍郎領尚書左丞荊州陷爲西魏所虜魏人甚禮之授炯儀同三司炯以母老

在東恒思歸國恐魏人愛其文才而留之恒閉門却掃
無所交遊時有文章隨卽棄毀不令流布嘗獨行經漢
武通天臺爲表奏之陳已思歸之意其辭曰臣聞喬山
雖掩鼎湖之靈可祠有魯旣荒大庭之迹無泯伏惟陛
下降德猗蘭纂靈豐谷漢道旣登神仙可望射之罘於
海浦禮日觀而稱功橫中流於汾河指柏梁而高宴何
其樂也豈不然歟旣而運屬上仙道窮晏駕甲帳珠簾
一朝零落茂陵玉椀宛出人間陵雲故基共原田而撫
膺別風餘趾對陵阜而茫茫羈旅縲臣能不落淚昔承
明旣厭嚴助東歸駟馬可乘長卿西返恭聞故實竊有

愚心黍稷非馨敢忘徼福奏訖其夜炯夢見有宮禁之所兵衛甚嚴炯便以情事陳訴聞有人言甚不惜放卿還幾時可至少日便與王克等竝獲東歸紹泰二年至都除司農卿遷御史中丞高祖受禪加通直散騎常侍中丞如故以母老表請歸養詔不許文帝嗣位又表曰臣嬰生不幸弱冠而孤母子零丁兄弟相長謹身爲養仕不擇官宦成梁朝命存亂世冒危履險自死輕生妻息誅夷昆季寘滅餘臣母子得逢興運臣母妾劉今年八十有一臣叔母妾丘七十有五臣門弟姪故自無人妾丘兒孫又久亡泯兩家侍養餘臣一人前帝知臣之

孤筴養臣以州里不欲使頓居草萊又復矜臣溫清所以一年之內再三休沐臣之屢披丹款頻冒宸鑒非欲苟違朝廷遠離畿輦一者以年將六十湯火居心每跪讀家書前懼後喜溫枕扇席無復成童二者職居彛憲邦之司直若自虧身體何問國章前德綢繆始許哀放內侍近臣多悉此旨正以選賢與能廣求明哲趨赴在苒未始取才而上玄降戾奄至今日德音在耳墳土遽乾悠悠昊天哀此罔極兼臣私心煎切彌迫近時悽悽之祈轉忘塵觸伏惟陛下睿哲聰明嗣興下武刑于四海弘此孝治寸管求天仰歸惟展有感必應實望聖明

特乞霈然申其私禮則王者之德覃及無方矧彼翔沉孰非涵養詔答曰省表具懷卿譽馳咸維清深宛沛日者理切倚閭言歸異域復牽時役遂乖侍養雖周生之思每欲棄官戴禮垂文得遺從政前朝光宅四海劬勞萬幾以卿才爲獨步職居專席方深委任屢屈情禮朕嗣奉洪基思弘景業顧茲寡薄兼纏哀疚實賴賢哲同致雍熙豈便釋簡南闈解紱東路當令馮親入舍荀母從官用覩朝榮不虧家禮尋勅所由相迎尊累使卿公私得所竝無廢也初高祖嘗稱烱宜居王佐軍國大政多預謀謨文帝又重其才用欲寵貴之會王琳入寇大

雷留異擁據東境帝欲使烱因是立功乃解中丞加明
威將軍遣還鄉里收合徒衆以疾卒于吳中時年五十
九文帝聞之卽日舉哀并遣弔祭贈侍中諡曰恭子有
集二十卷行於世

虞荔字山披會稽餘姚人也祖權梁廷尉卿永嘉太守
父檢平北始興王諮議參軍荔幼聰敏有志操年九歲
隨從伯闡候太常陸倕倕問五經凡有十事荔隨問輒
應無有遺失倕甚異之又嘗詣徵士何胤時太守衡陽
王亦造焉胤言之於王王欲見荔荔辭曰未有板刺無
容拜謁王以荔有高尚之志雅相欽重還郡卽辟爲主

簿荔又辭以年小不就及長美風儀博覽墳籍善屬文
釋褐梁西中郎行參軍尋署法曹外兵參軍兼丹陽詔
獄正梁武帝於城西置士林館荔乃製碑奏上帝命勒
之于館仍用荔爲士林學士尋爲司文郎遷通直散騎
侍郎兼中書舍人時左右之任多參權軸內外機務互
有帶掌唯荔與顧協淡然靖退居于西省但以文史見
知當時號爲清白尋領大著作及侯景之亂荔率親屬
入臺除鎮西諮議參軍舍人如故臺城陷逃歸鄉里侯
景平元帝徵爲中書侍郎貞陽侯授揚州別駕竝不就
張彪之據會稽也荔時在焉及文帝平彪高祖遺荔書

曰喪亂已來賢哲凋散君才用有美聲聞許洛當今朝
廷維新廣求英雋豈可棲遲東土獨善其身今令兄子
將接出都想必副朝廷虛遲也文帝又與書曰君東南
有美聲譽洽聞自應翰飛京許共康時弊而削迹丘園
保茲獨善豈使稱空谷之望耶必願便爾俶裝且爲出
都之計唯遲披覲在於茲日迫切之不得已乃應命至
都高祖崩文帝嗣位除太子中庶子仍侍太子讀書尋
領大著作東揚揚州二州大中正庶子如故初荔母隨
荔入臺卒於臺內尋而城陷情禮不申由是終身蔬食
布衣不聽音樂雖任遇隆重而居止儉素淡然無營文

帝深器之常引在左右朝夕顧訪荔性沉密少言論凡所獻替莫有見其際者故不列于後焉時荔第二弟寄寓於閩中依陳寶應荔每言之輒流涕文帝哀而謂曰我亦有弟在遠此情甚切他人豈知乃勅寶應求寄寶應終不遣荔因以感疾帝數往臨視令荔將家口入省荔以禁中非私居之所乞停城外文帝不許乃令住於蘭臺乘輿再三臨問手勅中使相望於道又以荔蔬食積久非羸疾所堪乃勅曰能敦布素乃當爲高卿年事已多氣力稍減方欲仗委良須克壯今給卿魚肉不得固從所執也荔終不從天嘉二年卒時年五十九文帝

甚傷惜之贈侍中諡曰德子及喪柩還鄉里上親出臨送當時榮之子世基世南竝少知名

寄字次安少聰敏年數歲客有造其父者遇寄於門因嘲之曰郎君姓虞必當無智寄應聲答曰文字不辯豈得非愚客大慙入謂其父曰此子非常人文舉之對不是過也及長好學善屬文性沖靜有棲遁之志弱冠舉秀才對策高第起家梁宣城王國左常侍大同中嘗驟雨殿前往往有雜色寶珠梁武觀之甚有喜色寄因上瑞雨頌帝謂寄兄荔曰此頌典裁清拔卿家之士龍也將如何擢用寄聞之歎曰美盛德之形容以申擊壤之

情耳吾豈買名求仕者乎乃閉門稱疾唯以書籍自娛
岳陽王爲會稽太守引寄爲行參軍遷記室參軍領郡
五官掾又轉中記室掾如故在職簡略煩苛務存大體
曹局之內終日寂然侯景之亂寄隨兄荔入臺除鎮南
湘東王諮議參軍加貞威將軍京城陷遁還鄉里及張
彪往臨川彊寄俱行寄與彪將鄭瑋同舟而載瑋嘗忤
彪意乃劫寄奔于晉安時陳寶應據有閩中得寄甚喜
高祖平侯景寄勸令自結寶應從之乃遣使歸誠承聖
元年除和戎將軍中書侍郎寶應愛其才託以道阻不
遣每欲引寄爲僚屬委以文翰寄固辭獲免及寶應結

婚留異潛有逆謀寄微知其意言說之際每陳逆順之理微以諷諫寶應輒引說他事以拒之又嘗令左右誦漢書臥而聽之至蒯通說韓信曰相君之背貴不可言寶應蹶然起曰可謂智士寄正色曰覆酈驕韓未足稱智豈若班彪王命識所歸乎寄知寶應不可諫慮禍及已乃爲居士服以拒絕之常居東山寺僞稱脚疾不復起寶應以爲假託使燒寄所臥室寄安臥不動親近將扶寄出寄曰吾命有所懸避欲安往所縱火者旋自救之寶應自此方信及留異稱兵寶應資其部曲寄乃因書極諫曰東山虞寄致書於明將軍使君節下寄流離

世故飄寓貴鄉將軍待以上賓之禮申以國士之眷意
氣所感何日忘之而寄沉痾彌留惴陰將盡常恐卒填
溝壑涓塵莫報是以敢布腹心冒陳丹款願將軍留須
臾之慮少思察之則瞑目之日所懷畢矣夫安危之兆
禍福之機匪獨天時亦由人事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是
以明智之士據重位而不傾執大節而不失豈惑於浮
辭哉將軍文武兼資英威不世往因多難杖劔興師援
旗誓衆抗威千里豈不以四郊多壘共謀王室匡時報
主寧國庇民乎此所以五尺童子皆願荷戟而隨將軍
者也及高祖武皇肇基草昧初濟艱難于時天下沸騰

民無定主豺狼當道鯨鯢橫擊海內業業未知所從將軍運動微之鑒折從衡之辯策名委質自託宗盟此將軍妙筭遠圖發於衷誠者也及主上繼業欽明睿聖選賢與能羣臣輯睦結將軍以維城之重崇將軍以裂土之封豈非宏謨廟略推赤心於物也屢申明詔款篤殷勤君臣之分定矣骨肉之恩深矣不意將軍惑於邪說遽生異計寄所以疾首痛心泣盡而繼之以血萬全之策竊爲將軍惜之寄雖疾侵毫及言無足採千慮一得請陳愚筭願將軍少戢雷霆賒其晷刻使得盡狂瞽之說披肝膽之誠則雖死之日由生之年也自天厭梁德

多難存臻寰宇分崩英雄互起不可勝紀人人自以爲得之然夷凶翦亂拯溺扶危四海樂推三靈眷命揖讓而居南面者陳氏也豈非歷數有在惟天所授當璧應運其事甚明一也主上承基明德遠被天綱再張地維重紐夫以王琳之彊侯瑱之力進足以搖蕩中原爭衡天下退足以屈強江外雄長偏隅然或命一旅之師或資一士之說琳則瓦解水泮投身異域瑱則厥角稽顙委命闕庭斯又天假之威而除其患其事甚明二也今將軍以藩戚之重擁東南之衆盡忠奉上戮力勤王豈不勲高竇融寵過吳芮析珪判野南面稱孤其事甚明